

他们不是 虹城人

王苏辛◎著

没有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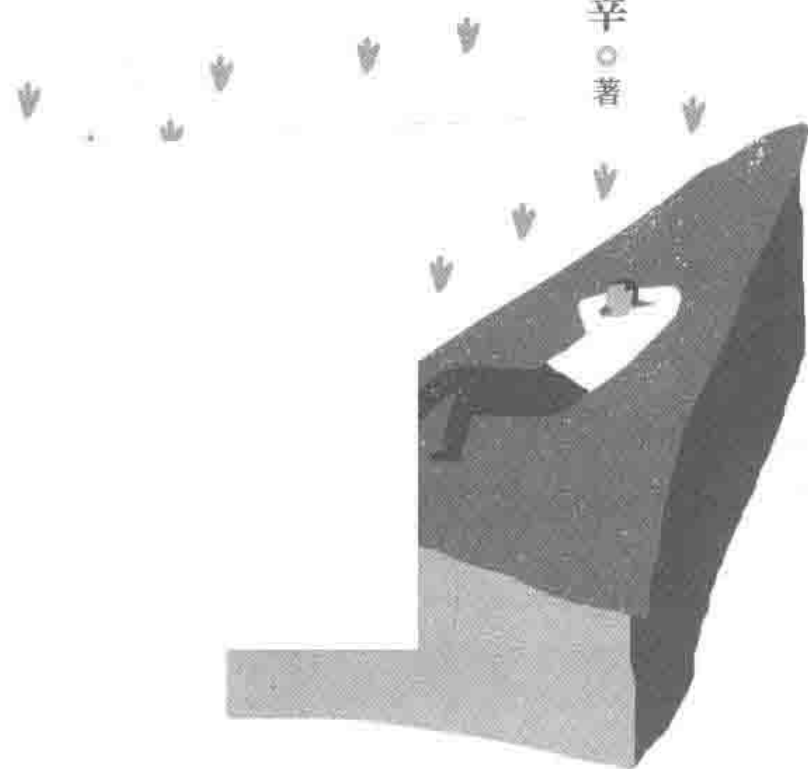
地方，

人也可以
做神。



他们不是 虹城人

王苏辛◎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们不是虹城人 / 王苏辛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4

ISBN 978-7-5596-1716-3

I. ①他…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2493号

他们不是虹城人

作 者: 王苏辛

责任编辑: 郑晓斌 徐 樟

产品经理: 张其鑫

特约编辑: 陈 红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0千字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716-3

定价: 4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57933435/64243832

目	第一章：逃亡的人奔跑在沙滩上	1
	第二章：在所有观望的年月里	57
C O N T E N T S	第三章：树上的灵魂	115
	第四章：绿洲上的爱情	151
	第五章：写给你的一生	193
录	番外	237

第一章：逃亡的人奔跑在沙滩上

1

在苏郁和还是个很小的男孩时，他就学会了认同，这一切在苏文哲的意识里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苏郁和漫长的成长岁月里，苏文哲甚至从未真正听见他说过一个“不”字，但这的确是他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一个儿子。他不理解的不是苏郁和需要什么，而是他明明知道不需要或不喜欢却还是说了那句“行啊，爸”。在很多小孩子都叫“爸爸”的时候他就学会了叫“爸”。不过，苏文哲从不表现出对这称呼的不满。或者说，在这场本就漫长的对峙里，他在等待他说出那个“不”字。

他们一直搬家，沿着曲折的海岸线。苏郁和和哥哥苏义达从来都不知道真正的陆地是什么样子，尽管他们在那里出生，在那里迎来了母亲的离去，但那时候的他们还不足以拥有记忆，因此，即便很久之后，他们像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选择了内陆，在那里安家，在那里拥有爱情，他们依然不知道真正的陆地是什么样。他们对此的眩晕感就如同曹汐在唯一一次出海中不断地看见黑色，它们铺天盖地，轰隆隆地罩住了他们头顶，似要把他们整个躯体都压缩进一个狭小的空间。

苏家的院子永远都不缺水的气息，夏天整座院子都会摆满巨大的水缸，苏郁和的童年一直在水缸周围徘徊。他总是安静地坐在一隅，很多时候，苏文哲下班回家，看着苏郁和出神地望着头顶上被院墙围住的一角蓝天，手指拨弄着四周可以找到的任何小玩意儿，有时候他一看就是一个钟头，等到他不得已走进屋里的时候，沮丧已经清晰地刻在了他的脸上。苏义达身上永远都有脏兮兮的水渍，苏文哲沉默地为他换衣服，给他的水枪装满水，然后像任何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对调皮捣蛋朝他喷水的儿子宽容地微笑，然后再习惯性地看着苏义达露出孩子专有的表情，欢快地朝路过家门口的每一个大人喷起水来。他们在那里住了五年，很多人都以为苏文哲只有一个儿子——苏义达，他们总是对他的调皮表现出容忍，甚至是欣赏，有时候苏文哲也是。他甚至饶有兴趣地看着苏郁和想，为什么他就不能像他哥哥那样，做一个正常的小孩呢？

苏郁和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但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少年了。

兴城幼儿园与他们住得最久的那座小院只隔着一条巷子，苏文哲在附近的美术学院当老师。苏郁和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画画的热爱，因为只有在美术课上他才会认真听讲，其他课上他都是走神最严重的孩子。苏文哲曾一度认为这个孩子一定是个读书的材料，他无数次想过他将成为一个温和聪明的大学生，拥有一份薪水不薄的安稳工作，平静地度过一生，就算不爱说话也没关系，他的安静也许反而会成为安定生活的可靠保证。最终的事实却与之相反。

苏郁和的功课始终很糟糕，苏义达的课业却始终很优秀，哪

怕是在念幼儿园时，在家里调皮捣蛋的他在学校里居然能像个乖小孩一样认认真真地听老师的话。每个周末，苏文哲总能看到小红花榜单上他的那个第一名。苏郁和不知道为什么他能拿到那么多的小红花，他不明白的还有为什么吃掉加餐里的肥肉就能得到一朵小红花，他很讨厌吃肥肉，所以总是丢掉，老师就责怪他不懂得珍惜粮食，然后罚他背“粒粒皆辛苦，汗滴禾下土”，但他那时候往往只记得这两句，别的全背不出。苏义达在黄昏里奔跑着来到苏文哲的学校，大声说：“苏郁和在办公室背‘汗滴禾下土’，老师让爸爸过去一趟！”

每每这时，苏文哲总是很窘迫地从画室里出来，在全班几十个学生的目光中弓着背走出去，他不明白为什么苏义达在说出这一切的时候那么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说是气壮山河。这个只有五岁的孩子说起弟弟的糗事来总是很兴奋，但苏文哲又无法把苏义达眼里的那种目光、口中的那种语调和幸灾乐祸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他只是一个孩子，苏文哲无数次这样对自己说。他更加困惑的还是自己曾觉得这个一定会是最难管的儿子在学校里却那么乖巧，而他自认为会很乖巧很认真的苏郁和却永远得到幼儿园老师口中那句评语：“苏老师啊，您还是带着小和去康大夫的诊所看看吧，人家是这方面的专家。”最开始的时候他还会很不高兴地说：“我儿子没有自闭症。”的确，很多时候他都觉得最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的反而是苏义达，老师口中那个“懂事的小达”。

你怎么那么表里不一呢？苏义达记得这是苏文哲对他说过的最意味深长的话，那时候幼小的他只觉得这句话很奇怪。上小学之后他把“表里不一”这个成语的释义记得很清楚，他甚至用红色圆珠

笔把它们在课本上描得非常显眼。但他每描一遍心里就越发难过，他不断对自己说：“我是这样的，在他心里，我是这样的。”只是那时，他还不知道这种难过和小时候调皮时面对总是对他微笑的父亲时的那种难过是多么不同。他那时曾万分希望苏文哲能像寻常的爸爸那样给他一个耳刮子，或者像隔壁的李乔木的爸爸一样骂一句脏话，那样至少亲切。但是没有，他是苏文哲，即使在数年之后，他成了一个画品商人，开办了自己的颜料厂，拥有了自己的运输队，去往遥远的西部和西南部买来那些稀有的矿石，提炼出他认为最具成色的颜料时，在外貌上，在苏义达的眼里，他依旧是一个弓着背的男人，两鬓染上白霜，眼角的纹路刻得越发深邃，像有许多话憋在心里说不出，就变成了脸上的皱纹。

苏文哲最终还是决定带着苏郁和去康奈德的诊所。只是他始终无法把晨报上那张康奈德的照片和他当时二十七岁的年纪联系在一起，那张照片上的康奈德甚至可以用枯槁来形容，胡子很久没刮了，衣服毛毛的，虽然黑白的报纸上他看不出衣服的质地和颜色，但他感觉真实世界里的那件白衬衫一定已经像一帧老照片，有一道道黄渍。那是一张真正的大字报，粗黑的字体像街角那个捡垃圾的老刘浓密的腿毛，一根根地暴露在那张报纸上，搅扰得苏文哲不禁恼怒异常，但他早已学会了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情绪内敛，这一点他其实是从苏郁和那里学来的，或者说是从林郁那里学来的。林郁，他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还是会那样悸动一下，就像数年以前，在那个中原小城里，站在雨中的林郁，白色的裙子贴在她长长的腿上。因此他始终对康奈德有点儿同情，或者更

多应该说是一种同病相怜。他们都被心中最重要的东西抛弃。

据说，康奈德新型的研究技术没有得到兴城医院的采用，甚至连本来欣赏他的院长也觉得他不可理喻，他却出乎意料地采取了无比“浪漫”的反抗方式，至少在当时是那么“浪漫”，他一纸诉状将兴城医院告到了市法院，认为这是他们对新技术的极度排斥，并且是对社会主义人才的极度浪费。毫无意外地，他遭到了批斗。但他还是拒不认罪，并表示兴城医院的部分领导顽固守旧的治疗方式让病人的病情恶化。不久，他就入了狱，罪名是什么，人们就不知道了，只知道关于康奈德的报道上了晨报一个很重要的版面。写文章的是时任市政府秘书的李乔木的爸爸——李守信，李乔木是苏义达的同学。

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就像不知道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平时粗声大气、脏话连篇的李守信居然还会一本正经地把大道理扯得有模有样，让人不得不心悦诚服。想到这些的时候，苏文哲觉得自己再怎么说是幸运的，他最多就是不能画人体。但他那几年也想明白了，不画就不画，他随时准备不再画画。

康奈德开办这家诊所是托了李守信的福，李守信如他所愿，不久后又写了一篇表彰，表彰落后分子康奈德改过自新的事迹，并义正词严地说他的名字只是为了纪念车祸死去的年轻妻子。李守信当然不会说，康奈德袖子里掖着钱走进了自己的家，那时候李守信正在狠狠地教训李乔木，苏义达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

“你小子能耐了，才这么大就学会斗人了。”

“可你白天还说我做得对的嘛……”

“你还敢顶嘴，你再顶一次试试……”

康奈德就是那时候敲开了李守信家的门，当时苏义达正在李守信家玩，透过门缝看到康奈德把什么东西放在了茶几上。李乔木说那一定是什么药材，因为他爸爸就好这个，所以和医院的关系才会这么好，和那个爱人老生病的市长张天柱关系这么好，但苏义达一口咬定那就是钱，他们为此在李乔木的小屋里喋喋不休地小声争论着，争论还未完毕就听到李守信笑嘻嘻地把康奈德送出了门外，随后就听到李守信叫他老婆把什么收起来的声音，两个孩子在这细微的声音里停止了争论。苏义达随即表示要回家，李守信自然很乐意，可苏义达突然又说：“李叔叔，下次我作文写不好就来你这里让你教我好不好？我看李乔木的作文每次都写得不错，您文章写得那么好，一定能帮助我提高写作文的水平。”

李守信听得一愣一愣的，在苏义达关上门的瞬间他嘟囔了句：“这孩子，跟他老子也太不一样了。”

康奈德诊所就在苏文哲家所在的那条街附近，这个地段应该是李守信给他搞定的，而他不仅帮康奈德搞定了这个，还让他名正言顺地把诊所弄成了兴城医院的下属单位，这样一来，做事就更方便了，所有的程序也会进行得无比顺利，在他退休的时候还能如愿以偿地拿到一笔不菲的退休金，真是一举多得。因此，当苏文哲看到康奈德的时候，他已然确定这就是一个三十二岁的中年男人。他的肚子有些大了，只是身上收拾得很整齐，头发油光油光的，连皮鞋也是锃亮锃亮的，他站起来的时候，苏文哲甚至确信鞋子上连一粒灰尘都没有落下。

康奈德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盯着苏郁和看了很久，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老师还有个孩子吧？”

苏文哲没想到他会叫自己苏老师，他笑了笑，说：“是啊，还有一个，这个是小家伙儿。”

“哦，那就对了嘛。”康奈德扶了扶眼镜，说，“那个孩子很不错啊。”

苏文哲突然有些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一声声应和着，苏郁和只觉得父亲把自己的手握得生疼。

康奈德把苏郁和拉到自己的跟前，让他坐下，并让苏文哲先出去一下。苏文哲在诊所走廊里来回徘徊，这么大的店面，可见康奈德给了李守信不少钱，他突然再次想到了林郁。林郁，他记忆里的林郁，大眼睛、单眼皮的林郁，手指纤长的林郁，嗓音清亮的林郁，甚至她那个性情古怪的母亲陈绮蓝也突然蹿进了他的脑海里，他突然想到他第一次进林家的门，在堂屋看到的那帧老照片，林郁说那是她爸爸小时候的照片，那时候他们还住在沙漠边上。苏文哲突然心里一凛，沙漠，这是他无比敏感的一个词语。

他想着想着，苏郁和走了出来，头埋得深深的。“小和。”他突然这样叫起来，然后他意识到其实自己从来都是叫他的大名的，甚至有时候在外人面前他也是叫他“郁和”，而不是像叫苏义达那样，轻轻松松地来一声“小达”。

苏郁和没有抬起头，再转眼，康奈德已经走了出来，他一脸无奈地笑了笑，说：“苏老师，小和没什么问题，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我开了些药，按照说明吃一个疗程就好。”

苏文哲僵硬地对他回了一个笑脸，然后就攥着苏郁和的手走出了诊所。一路上父子俩都很沉默。短短的兴盛路突然变得狭长

了起来，苏郁和突然有些眩晕，他一个趔趄就跌了下去。苏文哲一凛，赶忙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看见儿子抬起了头，他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说了句：“爸爸。”在苏文哲的记忆里，这是苏郁和唯一一次这么叫他，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他总是会忘记这个儿子曾经这样叫过自己，但当时他承认自己彻彻底底地被触动了。那一刻他想到的依然只有一个人——林郁。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对这个孩子永远不能真正地狠下心来、真正地把她当作晚辈去对待，或者像对待苏义达那样，但是不能，永远也不可能。

“康奈德是个坏人。”他说这句话时，苏文哲愣了一下，但突然又笑了，这才是一个孩子应该说的话，不是吗？

但接下来苏郁和说：“妈……妈妈究竟去了哪里，她是不是没有死？”他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苏文哲。

“你妈妈的确死了，真的死了，她就是在驿城火葬场焚化的，那是我们的老家，当时很多人都去了。爸爸很伤心，那时候你们还那么小，你哥哥才一岁多，你还在吃奶。”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通，直到苏郁和突然打断他：“我知道妈妈没有死，她一定没有死。”

2

苏文哲最初的记忆是一面雪白雪白的墙。那时候他还在不南不北的中原小城里。儿童福利院每一次翻修都是从墙壁开始。他不知

道自己是怎么到的那里，似乎在他有记忆之后，那双手就牵住了他。那时候他一如既往地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但脏兮兮是别人认为的，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衣服是脏的。很久之后，当苏郁和穿着沾满颜料的衣服从画室走出来的时候，苏文哲从没有像寻常的父亲那样去责备他，苏郁和曾以为这只是父亲也是学画出身的缘故，但他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爸爸和他是那么一致。色彩怎么能叫作脏呢？林郁曾说这是苏文哲说过的唯一一句浪漫的话，那天，她站在暗沉沉的驿城护城河边，头发被大风撩起来了，苏文哲当时窘迫地站在那里，弓着身体融化在夕阳里，他低着头让自己不要去想风把林郁的裙子撩起来会怎样，但越这样想他越心烦意乱。但他知道，如果不说，林郁可能真的要去当兵了，去遥远的西部，去他们的父辈曾经待过的沙漠。但林郁说起那里的时候都是那么灿烂地笑着，她的酒窝很深，以至于很久之后，苏文哲觉得每个姑娘都是有酒窝的，因为他从未意识到的一点是，林郁是他唯一真正仔细注视过的姑娘。

驿城儿童福利院唯一干净的恐怕就剩下墙壁了，但它们在苏文哲到来之后就遭遇了巨大的灾难。那时福利院的人唯一能记得的关于苏文哲的事迹就是那孩子的手指倒是真的很长，她们那时候还都是姑娘，却都因为各种原因去照顾这帮孩子，这帮孩子大多有残疾。苏文哲是最难管的，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身体健全的孩子，因此他也是最孤独的一个孩子。

苏文哲在六岁之前从来没有走出过儿童福利院，很多时候人们都能看到那个站在大门边的男孩，但他从来没有迈出去过一步，只是没有人知道他之所以不跑出去是因为找不到出去的理由。正

如画画一样，他之所以喜欢它，也是因为这是他所遇见的唯一不需要解释的事，色彩没有定理，光影也没有定理，感觉更没有定理。他不需要解释，画出来就可以。他曾经以为自己真的可以依靠这种不需要解释的姿态活下去，但事与愿违，每当他为此烦闷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儿童福利院那条长长的走廊。他的手在那里挥舞着，一遍又一遍，但没有一个人走出来，甚至连他想象中的鬼怪也没有走出来，一切都是沉寂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他一个人。

福利院的阿姨们只知道他醒得最早，但她们不知道，整个夜晚，他的眼睛都是睁开的。也有阿姨起夜的时候看见苏文哲从床上下来，走到走廊深处，但她们只是说：“苏文哲，你不睡觉在这干吗呢？”

他很早就习惯去做最后一个小朋友。阿姨们说：“这里只有你一个健康的，所以要照顾别人。”所以，摆桌椅的是他，收拾碗筷的是他，但他永远没有小红花，很久之后，当他看到苏义达得到的小红花时，他并不知道其实自己的困惑中还带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他更不知道，其实自己对苏郁和莫名其妙的关注，依旧是出于一种同病相怜。

阿姨们总会时不时地对他提起他们刚出生时的事情。“那时候是阿姨们东躲西藏才把你们都给安全带到解放区的呀！”她们每次这样说的时候，苏文哲就是一副虔诚的样子，她们看到他那样的目光时，也总是满面红光，眼神里透着无限的希望，仿佛她们一直没有结婚都是值得的，这一刻这些已经不再年轻的阿姨会忘记她们因为战争而不能生育的事实，她们记得的只是自己的事业，

把这些孩子带出来。

但她们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管就是这么些年。苏文哲上中学之后曾经逃课去过那里，那时候照顾他的几位阿姨依然在那里，儿童福利院不断地迎接新来的孩子，有的是一大早就被放到门口的，有的是直接被丢到医院的，但福利院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救助，社会上募集的资金更是有限，当时那个情况，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去给一个福利院呢？很多时候，教育部门来检查，这些已经老去的阿姨就热切地想要把这些孩子的实力展现出来，她们拼命地想要告诉每一个人，他们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他们拥有很强的本领，他们甚至可以跳舞，他们的歌声比驿城幼儿园的孩子还要洪亮。这一切让她们看不到那些赞扬背后的敷衍，这些从小就残疾的孩子，这个收留了这座小城几乎所有被遗弃儿童的地方，连送都很难送出去的孩子，每年需要大笔医疗费维持生存的孩子，能走出来怎样的一条路。但这些热切的女人，这些早已不再年轻的女人，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仿佛再次回到自己的革命时代，那时候她们那么年轻，那么光鲜，枪林弹雨似乎是给她们展现绝美舞技的机会。苏文哲一直都邪恶地希望能从她们的目光中看到厌倦，甚至是哀怨，但是没有。但那次他回去的时候，他看到了阿姨们愣愣的表情，她们站在那里，站在不能奔跑甚至有些不能快乐地笑的孩子中间，用一种无法被孩子们理解的忧郁注视着他们，像是给他们从一开始就惆怅的成长写下了注脚。

在那一刻，苏文哲第一次知道，被碾碎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十四岁的他站在人影背后，站在白墙背后，站在光影背后，看到了他曾经在孤独中希望看到的表情，但他突然感到一阵出乎意料

的难过，那时候他不知道，他之所以难过，是因为看到了她们被碾碎的青春，看到了她们再也不能回头的热情。

长胡子男人是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午后来到的，福利院的孩子们幸运地吃到了冰镇西瓜，但那天苏文哲没有吃，他第一次想要真正地睡一觉，阿姨们没有注意到他，她们忙着招呼孩子们。那天突然来了许多慈善人士，有些据说还是什么医科专家，很多奶奶级人物也来了，他们都想要领养孩子。几个聋哑儿童迅速找到了家，阿姨们热忱地为每一个人拼命介绍着，这个孩子很乖，这个孩子喜欢看书，能背很长的唐诗呢。但没有人意识到苏文哲的存在，这个唯一健康的小孩，被善良的阿姨们轻易地隔离在这个也许能改变他一生的盛会之外，他迷迷糊糊地陷在自己的梦里。苏文哲的梦总是很多很多，但童年的梦只有这一个他还能记得。

他记得那最初是一片绿色的丛林，他感到自己站在里面，周围没有一个人，但大火很快就燃起来了。他在那里看到了人影，有着窈窕的身姿，他甚至能看到她在火光中那带点儿翠绿的瞳孔，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只是觉得，终于有人来了，他不再是一个人，夜晚笃笃的脚步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奔跑了。只是他的欣喜很短暂，因为一只大手很快就把他带到现实里来了。

长胡子男人是不是跟着慈善人士一起来的，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人们只是叫他苏先生，传说他此前一直在西部，在那里做过赤脚医生，还做过乡村小学的语文教员，新中国成立后就跑到中部来了。人们能记得他的，只是那双有时候看起来墨绿的瞳孔，